

蜀山劍俠傳



柒

目 录

第二四八回	喜得先机 良友关心辞小住 忧深末劫 妖尸失计召淫魔	3225
第二四九回	密室覩浓春 玉软香温惊绝艳 祥云消煞火 金光宝相走神婴	3249
第二五〇回	轻敌蹈危机 暗袭阴魔迷幻相 转安凭定力 内莹神智返真如	3270
第二五一回	烈焰可栖身 一朵灯花生世界 微波能起浪 几重煞幕护妖坛	3288
第二五二回	势蹙怅双飞 妄肆凶威残羽党 计穷轻一掷 自投罗网困金屏	3309
第二五三回	月弯荡阴霾 厉啸一声飞毒手 金幢压地肺 伽音九劫起真灵	3331
第二五四回	佛火炼妖尸 独指祥光擒艳鬼 莲花明玉钥 重开宝鼎脱神婴	3348
第二五五回	无意纵凶顽 七宝腾辉穿秘甬 同心求圣籍 一丸神泥锁玄关	3366
第二五六回	佛火灭余氛 咫尺违颜空孺慕 丹砂消累劫 官墙在望感师恩	3384
第二五七回	古洞盗禅经 一簣亏功来老魅 深宵飞鬼影 连云如画亘长空	3414
第二五八回	贝叶焕祥辉 地缺天残参佛相 魔宫烧毒手 神童仙女盗心灯	3434
第二五九回	蓦地起惊霆 电旋星砂诛老魅 凌空呈宝相 缤纷花雨警真灵	3449
第二六〇回	孽重忧危 离魂怜情女 心灵福至 隐迹护仙童	3463

第二六一回	怨毒种灵禽 白骨穿心腾魁影 缠绵悲死劫 金莲度厄走仙童	3482
第二六二回	缟袂可胜寒 万树梅花 佳人独立 璇沙能御敌 弥天灵雨 妙女双飞	3505
第二六三回	惊丽质 蓦地起微波 忿轻狂 凌空飞巨掌	3517
第二六四回	绝海渡鲸波 喜得冰纨传秘奥 求丹行铁甬 巧穿石壁赴璇宫	3529
第二六五回	冰魄吐寒辉 霞影千重光似焰 金庭森玉柱 花开十丈藕如船	3545
第二六六回	却敌环攻 玉殿晶宫伤老魅 传音告急 翠峰瑶岛困群仙	3566
第二六七回	玉虎吐灵音 警禅心 降魔凭定力 毒龙喷冷焰 伤恶怪 却敌运玄功	3580
第二六八回	火伏地中 妖光熔玉岭 人来天上 星雨泻银河	3598
第二六九回	赤手拯群仙 万丈罡风消毒雾 深宵腾魅影 千重雷火遁凶魂	3614
第二七〇回	御劫化元神 永宁仙宇虹光碧 降妖凭宝鼎 曼衍鱼龙海气腥	3627
第二七一回	灵境甫安澜 忽听传音急友难 离筵陈壮志 为观飞柬报师恩	3646
第二七二回	飞剑除凶鱼 黄水堤封消巨浸 登山逢怨女 白莲花送见仙童	3663
第二七三回	浩荡天风 万里长空飞侠士 迷离花影 一泓止水起情波	3678
第二七四回	惆怅古今情 魔火焚身惊鬼魅 缠绵生死孽 花光如海拜仙灵	3693
第二七五回	绣谷双飞 江皋独步 机难 灵友 一不刍心 喜得天孙锦 惊逢海峤仙	3712
第二七六回	瑶岛降琼仙 冉冉白云 人来天上 金樽倾玉液 茫茫碧水 船在镜中	3743

第二四八回

喜得先机 良友关心辞小住
忧深末劫 妖尸失计召淫魔

待有个把时辰，金霞敛处，仍复原状，谢琳神色似颇欣喜。叶缤对二女道：“我本意留你姊妹在此，聚上两日再去，因你爹爹还约我去同谒天蒙禅师，必须前往。离约期虽还有些时日，但我还有好些事未完，加上重炼神泥，使其复原，封闭洞穴，均非容易。不特不能留你姊妹在此，并还要你姊妹速急回山，以免延误事机。因你姊妹中途多事，毒手摩什之外又树下了一个强敌。乌头婆孽子虽然天性乖戾，极恶穷凶，妖妇近以四九重劫将临，却极害怕，敛迹已久。彼时孽子安心报复，也不过想使拉纤土人吃场大苦，观其狼狈受伤，引为快意，并非真要全数杀害。等气一出，必现出身形，施展邪法，以示神仙显灵，迫使土民向他叩拜求饶，再贡献他一点平日想吃而乃母不许的酒食，便即了事。纵然有所伤亡，妖妇也必赶往救治。偏是他夙世恶孽太重，虽经乃母用尽心力，使其转劫重生，无如恶根难尽，夙孽未消，他母子注定劫数终逃不过。妖妇爱之如命，寻常闲气尚且不受，何况被琳儿连施佛法异宝，使其形神皆灭，连再转一劫都万办不到，如何不恨？妖妇对你二人仇深似海，决解不开。此虽是她昔年积恶太重，恶贯满盈，劫运将到，不自警悟，但是妖妇邪法厉害，自成一派，不在当年鬼母朱樱以下。除那七煞音摄魂大法，一旦遇敌，施展起来，对方只要被她窥见一点形影，或是听

到一点声息，真魂元神立被摄去，狠毒无比，更还炼就鬼爪抓魂和那独门哭声鬼啸，无一样不是修道人的致命凶星。并且邪法异宝甚多，周身俱是利器，一眉一发之微，均有极大凶威。尤其人随声到，来去如电，防不胜防。适才被芬陀大师化身惊走，暂时退去，越想越恨。因被丘道友所愚，只算出你们在附近岩洞之中访友，不知一定地点，此时正在方圆二三百里之内狂施邪法毒手穷搜，你们飞出不远，定与相遇。休看琳儿学了制她之法，但你现时火候尚差，妖妇毕竟苦炼多年，人又机诈绝伦，她虽伤你姊妹不了，要想就此除她，不特不是容易，时限也还未至。务要听话，勿为过分，以免穷途中她诱敌之计，纵不吃亏，也生枝节。

“你们上路，稍有警兆，可故意出声引她，一面做之字形盘旋急飞。身有佛光隐护，她难于追扑，必将妖法埋伏发动。你们入伏之后，她立警觉，必定现身追来。你们可即分开，发声诱敌，等她运用全力发出抓魂鬼手，琳儿已将事先准备停当、适才学会的灭魔神符发将出去。妖妇必受重创，逃遁无疑。你们也各自回山便了。还有，绝尊者在此间所藏《灭魔宝箓》，最犯妖邪左道之忌。只为佛法威力神妙，不可思议，千余年来，为了盗取宝箓丧生败道的，不知多少。近百年来，才无人敢生心覬觐。便我也仗着一半机缘和十二分的至诚，才得到此，防卫行动尤为慎秘。她初追你们时，本应发觉，幸有芬陀大师事先算定，将她惊退出数百里外；我又恰巧发现你们，开闭神速；加上禁制严密，她知绝尊者藏宝之地，多高法力也难入门，妖妇遍处穷搜，独未想到会在这里。再如移山出去，她知所藏宝箓已为人得，不免又要生事。我虽无虑，此时无暇与妖邪纠缠，只好费点事。峰头宝镜原是我初来时通路，我大功告成，本应取下，自知妖妇寻仇，我便收回，通路并未封闭，你姊妹就由此出去吧。到了外面，先不要往回飞，反正相隔二三百里内，她必警觉，索性压低声音，迎前叫阵倒好。”

二女一一领命。叶缤随即手掐灵诀，口诵真言，向上一指，笑道：“由此上去，到头望见侧面圆洞，出去便是。我不送你们了。”说罢，洞顶金云急漩若轮，突然高起，直上千丈。二女立纵神光往上升起，晃眼到顶，果见前壁有一小圆洞，也是金云电转。二女一到，忽然开放，赶紧飞将出去，只数丈远，便已通过。到了外面一看，时已入夜，月光如昼，天宇澄清。回顾来路出口，仍是先来所见圆形石壁，只是一片顽石，

光华已隐。古木萧萧，空山寂寂。远望大雪山，连岭重山，静荡荡地矗列于归路天际。寒烟杳霭之中，方觉无甚迹兆，彼此悄语。忽听哭声凄惨尖厉，若断若续，起自倚天崖附近。二女近年功力精进，已非昔比，又在有无相神光保护之下，因见出时无甚朕兆，略微疏忽，出了声音，立时觉着心旌摇摇，真神欲颤，仿佛静夜空山夜行，突遇云低月暗，阴森怖人之境，四周鬼物来摄，心神惊悸之状。二女知道厉害，忙即加紧戒备，并运用禅功镇定心神，同时谢琳暗中如法施为。准备停当，互相打一手势，照着叶缤指教，姊妹二人并肩一起，忽左忽右，做之字形加急迎上前去。

妖妇原是明知芬陀大师他出，不在龙象庵内，但又不敢树此强敌，寻上门去。而且算出仇人已然离庵他往，就在左近一带，不曾远去，偏算不出其落脚之所，心中惊疑，断定仇人决非易与，只奇怪正派门下从未听说过有此人物。尤其那隐身法异常神妙，不特自己竟会破它不了，也看不出分毫迹象。看那形势，摄魂法虽不为神尼芬陀所阻，也未必能生甚大效。此时即便报了杀子之仇，仇人既与芬陀相识，仇人的师长也必是个非常人物，对己决不甘休，后患也所难免。不过，杀子仇恨太深，便拼一劫，也说得不得了。越想越横心，二次重来，便在倚天崖方圆二百里内先飞行了一转，施展妖法，布好网罗，只要仇人一过，立即警觉，以防不出声息，隐身遁去。哪知忙中有错，因双杉坪偏在倚天崖之西，虽只二十里之遥，妖妇知那地方险恶，草木不生，从古无人来往停留。以为二女既不在龙象庵，附近山中颇多洞穴和苦行修道人的茅篷石窟，也许访甚同道。没想到双杉坪绝尊者两处石穴通路，已被人开通入内，宝篆业已取出，制她的法术就在其内，也被仇人学去。只以为对方法力太高，算不出来罢了。及至二女一出声音，妖妇只稍微有点警觉，而且二女飞行又快，一出来便是左旋右转，妖妇并未听真。二女闻得哭声，便生戒心，住口不语。妖妇呼声摄魂，又未生效，只得加紧寻来。其实二女飞行不远，便入妖妇的埋伏，虽因神光护身，邪法无功，妖妇已经警觉。这次却被认准去路，赶将上来，可是仇人影子仍看不见。二女正飞行间，忽见前面一团愁云惨雾，拥着一个妖妇飞来，忙照预计，分向两旁闪开，定睛一看，那妖妇又高又大，脸似乌金，一头乌灰色的乱发披拂肩背之上，两边鬓脚垂着一蓬白纸穗，穗下垂着一挂纸钱。生就一张马脸，吊额突睛，鼻孔深陷，两颧高耸，阔口厚唇血也似红，白牙森

列，下巴后缩。长臂赤足，手如鸟爪，掌薄指长。身穿一件灰白色短麻衣，腰悬革囊，肩背上斜挂着七个死人头骨，并非骷髅，都是相貌狰狞，獠牙外露，口眼鼻子乱动。背上钉着三叉一刀。正是妖妇恨极仇人，特现原形，全身披挂而来。二女出世不久，只在峨眉开府略有见闻，几曾见过这等丑恶穷凶，一身鬼气的妖邪？

谢瓔方在暗笑见了活鬼，谢琳业已准备应付，笑骂道：“瞎眼鬼妖妇，你睁着一双鬼眼，连人都认不清，乱找些什么？”话才出口，人也同时加紧飞行，忽左忽右往斜刺里飞去。妖妇正在咬牙切齿，仔细查看仇人来路，闻声一声厉吼，两手一挥，便往发声处凭空捞去。哪知对方早已防到，又在暗处，一见妖妇手上发出十条黑灰色的暗影闪电一般扫来，早纵神光避开。妖妇鬼爪抓魂之法竟未用上，不禁大惊，立用邪法施展全力，又发出一声极尖锐的凄厉哭声。她这妖法非同小可，只要对手一出声，再听到她的哭声，心神便即不能自制，将魂摄去。谢琳心忖敌明我暗，本意还想侮辱，及听哭声入耳，竟比上两次所闻还要厉害，尽管有了戒备，依然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才知叶姑再四叮嘱不许轻敌，果然妖妇不是易与。因此不敢怠慢，忙照《灭魔宝箓》所传破法，也以全力运用真气，将手一扬，连同灵诀发将出去。当时好似一个极大的皮泡当空爆裂，震得天摇地动，四山皆起回应。

妖妇骤不及防，立受重创，元气耗散。她原先见邪法无功，仇人不曾现形，又看不出是何来历门户，心已惊疑。不料还有极大神通，才一照面，没看出一点动静，便破了摄魂之法。这一震之威，竟将自己元气击散，耗掉好些，不禁神魂震悸。一想仇人这等年轻，从未听说，会具有如此法力，不是灵峴仙府那些地仙，也必是那些同类人物。再斗下去，只白吃亏，尽管仇深，也不宜自寻苦吃。当时又恨又痛，又急又怕，决计逃退，等访问出仇人来历，再作报复之计。不敢恋战，长啸一声，就此破空遁去。谢琳看出妖妇受伤，还待再取法宝，乘胜给她一下，没料去得这么快，才听啸声，已然化黑烟遁去，只听尾音摇曳遥空，更无形影。忙与谢瓔会合，正要开口，吃谢瓔摇手止住，想起叶缤之言，点头会意，拨转遁光，同往小寒山飞去。

刚飞出不多远，忽又听异声再起遥空，十分耳熟。循声一看，来路天边现出大片乌金色的云光，势如潮涌，正由东南方飞来，往适才妖人斗处铺天盖地一般横扫过去，其疾如电，飞得又低又广。二女一见，便

认出是强仇毒手摩什的妖云，颇似发现自己踪迹，仗着他乌金光幕飞行神速，展布又广，赶紧追来搜索情景。自己除龙象庵、双杉坪两处外，并未现出形踪，怎会仍被妖人觉察？好生惊异。幸而适才见机，没有穷追妖妇；又先进后退，起初由北向南往前迎敌，未了却改作从东往西往回飞驰，神光飞行，无形无声，致使妖人无法追踪。否则，毒手摩什正照适才飞行途径向前追赶，也许就是妖妇引来，如稍迟延，岂不正与相遇？二人方在寻思，那乌金云光已然追出老远，忽又由极远处飞将回来，势子比前更急，展布也更广大，天被遮黑了半边，似因扑空暴怒，光中发出极猛恶的厉啸。这时来路上晴空万里，片云不生，皓月明星之下，只见天边乌云万丈，弥漫遥空，中夹千万点小金星，彗雨流天，星驰电掣，向妖妇去路疾驶而过。晃眼之间，只剩极小一片乌金色的云影，没入青旻杳霭之中，端的神速已极。

二女虽恃神光护身，百邪不侵，见此猛恶声势，也甚骇然。途中只是回顾，原未停歇，一会儿便由大雪山顶飞越过去，小寒山已然在望，心越放定。二女出入灵境本无阻隔，便催遁光直飞茅亭前面落下。见师父尚在入定，一同走向蒲团前拜倒。行完了礼，待要退下，忍大师忽然启眸微笑道：“琳儿自寻苦恼，杀机一启，从此多事，你看如何？为了叶姑，又有你父之命，便多受点辛苦，迟延正果，也说不得了。乌头婆早知运数将终，隐匿已有多多年，不料仍误于孽子之手，此乃夙世因果。纵无此行以启其端，异日终须相遇。除非你姊妹此时能学到我的境地，专以慈悲度世，化尽一切孽冤，她或者能于幸免。想是她以前恶孽太重，任凭如何机智狡诈，防范周密，终归徒劳。可见恶因是造不得呢。妖妇将来必为琳儿诛戮，形神皆灭。邪法虽然厉害，琳儿已有制她之法，又有神光护身，此时即使狭路相逢，她也侵害你们不得。时至自能除她，无足为虑。往常你姊妹每不自量力，好胜贪功，今日却甚知机。那毒手摩什与乌头婆本是素识。你姊妹虽在龙象庵、双杉坪两地现身，因这两处俱有佛法封闭，先并不曾发现。可是此人自峨眉开府不久，访问出你姊妹踪迹姓名以后，虽找不到我这来，想起前仇和未来隐患，时刻都在留意访查窥伺。事有凑巧。昔年赤身教主鸠盘婆初创教宗时，曾收有一个男徒，名叫胡览。因与她教下女魔徒阴四娘勾结，犯规被逐。先恐乃师行诛，一同逃到滇缅交界荒山中隐伏多年。近听同党之劝，投到乌头婆门下。乌头婆虽是邪教中有名人物，比起赤身教主，自然不如远甚。

胡、阴二妖人本意实是想学那独门形音摄魂之法，并非真个拜师求庇。乌头婆也知二妖人来意，始而谦谢，后因二妖人再四求请，勉强应诺，却只管推宕，不肯真传。二妖人自是不悦，新近又想投到轩辕门下，因知老怪近已不肯收徒，便由阴四娘用邪媚之术勾引毒手摩什。乌头婆本把二妖人认为祸水，只是不便明拒，见他们改图，自然乐意。可是毒手摩什也有顾忌，只为魔女所迷，近日時往巫山相会。琳儿杀死乌头婆孽子乌蛮时，胡览早已闻声赶来。因忿乌头婆不肯传法，又知是个劲敌，没有现身相助。孽子死后，才照你二人答话之处，循声施展邪法，暗放冷箭，试了一下。继见你二人隐身神妙，邪法无功，未敢再试。此时魔女与毒手摩什在外幽会，琳儿现形，并未觉察。后来乌头婆自警，赶回追踪。隔了一会儿，毒手摩什也送魔女回来。一听胡览说起琳儿相貌，并说还有一少女，只听问答，不见人影，便料定是他仇人，当时大怒，也追了去。路遇乌头婆败回，问知仇人飞行途向，立施毒手，加紧追赶。他算计邪法神速，必能追上。妖光所照之地，任何隐身法也失灵效。哪知你姊妹受了叶姑指教，设下疑兵之计，途向颠倒，并未追上。这妖人邪法已得轩辕老怪真传，你二人虽有神光护身，因是初习，功候尚浅，如被妖光照住，纵然不被所伤，也必被困。再如不知厉害，一现身出手，便不免于吃亏。妖人又极机警神速，从此多事，你姊妹除他不了；我又发大愿力，只以佛力度化，终身不开杀戒。何况又是一个淫凶冥顽，丛恶如山的妖邪。你姊妹这一退避，没有撩拨，甚为合宜。此人终究放你姊妹不过，相逢狭路，为时已近，有好些事不能预言。我再入定，为期甚长。日内，你父与叶姑同来，也不交谈，无暇再考查你姊妹的功课。新居兴建以后，务照我传勤习，以期精进。琳儿习练宝篆，也是要紧。璎儿除与琳儿在双杉坪同习佛法以外，每值琳儿习练宝篆诸法时，务要避开，不可在侧。暂时御敌降魔，琳儿自较擅场。将来成就，仍是璎儿占先。以后表里为用，各有补益。如若见猎心喜，非徒无益，且有损了。”说罢，又指示了一些功课，便即入定。

二女自拜师以来，师父的这等口气尚是初次听到，俱料下山期近，愈发用起功来。过了八九天，谢、叶二人忽同飞到，好像早就知道忍大师在入定中，不能相见，一到便和二女同去后山看好新居，择定几处好风景，互相商议，由一音大师叶缤代为布置兴建，并把太湖东洞庭缥缈峰和武夷谢山那里存放的陈设用具，取了些来，一一安排停妥。以后叶

缤又来了几次，每次必在二女新居流连，踵事增华，别开生面。本是灵境，经此一来，愈发成了神仙宫室。虽不如峨眉仙府那么壮阔宏深，气象万千，却也幽丽清华，美景无边。二女生来爱好天然，又料下山在即，新居迁入以后，便在里面分别用功，日夕勤奋，进境异常神速。叶缤本不想谢琳全习宝箓，以防耽误禅修。经不住谢琳再三缠磨求请，说全书已然记下，如不肯指教，不过习时难些，早晚仍要学会。叶姑既不加指教，习时艰难，反倒多延时日，转不如一气将它学会，以免正经功课因此分心。叶缤笑道：“我是恐你贪多嚼不烂，如欲分清界限，非有极坚定的道力智慧不可，你真能勉为其难么？”谢琳力说早已想过，必能说到做到。叶缤只得允了。因此不消数月光阴，谢琳便将全书习完，一切伏魔诸法均可随意运用。虽还未到炉火纯青境地，法力高强已远胜往昔。禅门基本功夫，却比谢璵逊了一筹。谢琳自料决可追上，并且有了姊姊在前，还可得她指点，学时也较容易。异日下山行道修积外功，诛戮妖邪，却有了极大威力，满心高兴，未以为意。因这几月中谢璵一意禅修，毫不外务，不特心光湛然，灵慧独超，便是护身神光以及平日经佛法重炼的飞剑、法宝，也同增了威力妙用，这却不是谢琳所及。二女恰巧各有胜场，不过内外功夫各有深浅，言行心性不觉也有动静之异，只大体不差罢了，不似以前，姊妹二人一言一动，连心意都是一样。

这日寒月大师谢山忽然来传天蒙老禅师之命，说：“大雪山绝壑之下，有一佛家灵境，地名青莲峪，有一神僧大智禅师，又名智公禅师，在彼隐居。这位神僧原是我佛座下第四十七尊者阿閼修利罗，因在南宋末年转世，有许多心愿未了，为此闭关苦修，以完当年愿力。每隔一甲子开关一次，普度有缘人。他那莲池底下灵泉穴内，有西方嘛罗揭波提尊者千年前封藏的一件至宝，名为七宝金幢，上附七宝奇珍，威力神妙，不可思议。这次禅师开关，正当此宝期满出世。当时并有花开见佛灵异之景。尽管智公禅师广结法缘，非有极大缘福的人仍是不能参与。禅师曾发宏愿，当他六十年一次开关之日，只要有缘来谒之人，有求必应。此事一则无人知道底细，二则此宝曾经揭波提尊者佛法封禁，上有九字真言，四句偈语，非能理解持诵，也无法相授。除智公禅师外，知底细的神僧、神尼仅仅数人。二女如在期前赶到，向禅师跪求，必能蒙其相助。此宝一得，不特将来万邪不侵，并可宏宣佛法，光大禅宗，成就远大，功德无量。

“只是另外还有一个与禅师渊源甚深的人想得此宝，并还有一个极有法力的佛门弟子从旁相助，代向禅师求说。但这两人虽知此宝来历，而不知详细和那真言佛偈，数中也不该为他所有。二人也有自知之明，先本不是一路。前一个是为己打算，后一个是为友热肠，勉为其难，均是存着万一之想。无如事前定数，一任二人设想周密，一个是起身虽早，枝节横生，到晚了一步；一个是过去诸生难孽太重，今生操行坚苦，戒律甚是谨严，他和那至友今生尚未会过面，又是背师行事，姑试为之，不敢轻率妄为，种种顾忌迁延，到得虽是不晚，阴差阳错，终于徒劳。不过此人法力颇高，已算就此行如若无成，金幢玉宝必为二女所得，虽不如自有的好，他日仍可借用，打着万一不行，仍可退一步打算的主意。

“此外，去参谒的人虽多，俱都与此无关，在禅师第二次开山升座之后，便各先后散去。还有许多人，均在当日子夜禅师末次升座时再来。宝幢出现是在第三次升座以前，在场的共只寥寥数人，连花开见佛的福缘盛况，十九均遇合不上，佛门至宝更无庸说。二女可在期前持诵偈语真言，照着预示机宜，在禅师第一次升座时赶往，必能到在前面。到时，不问那两人在否，可照师传默运真灵，心向禅师虔诚求告，无须口说。好在小寒山在忍大师佛法封禁之下，外人推算不出一动静，去时，又是忍大师佛法相送，无迹可求，神速异常。那两人即或有一先到，仓猝之中定想不到有此举动。再者，一是孽重，一是代人为谋，与你二人受人指教，依言行事不同，全部恭谨万分，兢兢业业，决不敢如此轻率从事，对方见已被人捷足先登，立即退让，决不再争。虽然事所必成，但是金幢顶上有一个十色宝光舍利，可能飞返西方，如能收下，更是再好没有。天下事无有万全，琳儿近习宝篆，又分了一点精神，婴儿独力难任，只恐十九不能如愿。姑试为之，惟力是视，无须勉强。佛家上乘法宝迥异寻常，心灵一通，便与相合，回山再用些功，便可如意运用了。”

二女闻命大喜，忙照所示机宜，日夕用功准备。来前又得师父相助，由小寒山起身，晃眼便达雪山上空，往青莲峪照直飞降，毫未受到阻滞。这时，禅师还未升座，青莲峪上空还有七层祥云封锁，加上冻云紧合，冷雾如雪，外人休说下去，连地方都找不到。许多有法力的男女修士，俱在四边静候，虔心礼佛，等候禅师开山，争先下降。二女因早有人算准时刻，到得恰好，人刚飞落，云层封锁也自开放，本是第一个到达。余人一见云开，也各争先飞下。二女虽是先到，因刚开山，禅师还未升

座，上面到的人全都相随同下，聚集洞外，一同跪伏地上。跟着，禅师开洞升座，现出法身，算是同时参拜。禅师升座，说完几句偈语，向众略微晓谕，便自讲经说法，指点上乘妙谛。来的人多非初次，俱为请求指点迷途，结缘传道而来，专有所求的人并没几个，俱在说法以后陈请。第一次参拜，人数太多，二女在众人中，只认得一个眇姑。下余还有两个道装的男女看去面熟，似在峨眉开府时见过的海外散仙，此时和众同辈道友一起，未与交谈，此外全都素昧平生，也不知有无那两人在内。二女天真自然，心虽诚敬，并无顾忌，只知遵照师父所说行事，不似众人那等拘谨，就在说法之际，便向禅师虔心默祝起来。

第一次说法完后，禅师含笑，首唤二女近前，先嘉勉了两句。没等跪下开口求说，禅师便说：“你二人多生福慧，夙根深厚，此宝本和你们有缘。不过，昔年揭波提尊者曾有愿语，不是容易可以得到，你们已备知底细，无庸多言。事情尚须自己勉力为之，千载一时，佛缘良机稍纵即逝，既有天蒙师兄之嘱，我必相助一臂。你二人暂退一旁，尚有别人待我指点，等我发付完了他们，还有话说。”二人自是欣喜，拜谢领命，退俟一旁。禅师随命众人无事自退，有事的依次上前答话。说完，众人俱各口宣佛号，膜拜谢恩，退将出去，眇姑也在其内。留下的，只两男女散仙和一两个不相识的僧尼。二女为示肃敬，没敢窥听，退得颇远。禅师和那五人问答，语声均低，没听出说些什么。五人退时，俱都喜形于色。那女散仙走近时，并朝二女合掌示意。跟着禅师命二女再向座前，指示几句，对于如何取宝，只略示玄机，并未明言传授取法。二女二次拜谢退出。

行到门外，那女散仙已早在彼相候，迎将上来，向二女极为周旋，甚是亲热。自称沈薇，乃西海女散仙。上次峨眉开府并未接到请柬，乃是自往观光。因此一会，始觉正宗修道之士毕竟高超得多。此次也是受一前辈神尼指点，来求禅师指点迷途，解化未来灾厄，已蒙慈悲恩允。前晤二女，便即倾慕，只为彼时身是不速之客，恐被主人门下轻视，未便亲近。今日在此相逢，可见有缘，异日尚望下交，不吝赐教。二女素喜交友，看出这女散仙不似旁门左道中人，貌既清丽，话更温雅谦和，越谈越投机，便订了交。

沈薇无意中谈起禅师坐关，以及那门人历劫多生经过，并把那转劫门人指与二女观看。二女先未理会，因取宝是在第三次说法以前。第二

次禅师升座，随众听经，禅师说天蒙禅师适与通灵，又命留住。依旧众人先退，二女留后。这次说的话，多关未来之事，不许先泄。接连两次，始终也未见有人向禅师提起取宝之事。等二次退时，忽然发现沈薇所说转劫多生的禅师旧徒，竟和眇姑异常交厚，心中奇怪，意欲窥听，微一疏忽，竟吃觉察。沈薇订了后会，已先辞别。不久，眇姑和那转劫门人，忽然相次无踪。

底下便是癡姑赶到。等二女取宝回来，癡姑和英琼、轻云三人，第三次同上小寒山，拜见过忍大师。二女约往新居灵石小筑小坐，饮那灵泉玉乳。谢琳谈完前情，癡姑等三人闻言，自是十分欣慰。

癡姑等三人心中均记挂着依还岭静琮谷中留守的门人，尽管忍大师曾说日内不会有事，幻波池除妖之行不宜早去，恐于易静将来有害，终恐上官红等悬念忧虑，便请二女同去静琮谷中等候，以免心悬两地。二女本是想尽地主之谊，及见三人坚欲先行，便不再留，随同起身。三人又去前山向忍大师亭前下拜告辞。行时，谢瓔说：“毒手摩什记恨前仇，日常都在窥伺，难保不相遇。固然此时他已不能奈何我们，但照师父平日所说口气，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与此妖孽见面，总较省心，何况我们又忙着往静琮谷去。眼前反正除他不了，何必白费力气，与他纠缠？我们五人都用神光隐形飞遁吧。”

谢琳笑道：“姊姊如今怎地怕起事来？休说今非昔比，我们已有敌他之法，他不寻我，我们不久还要寻他，为世除害；并且幻波池妖孽势在必去，终须交手，不能避免，转不如此时相遇，试探一下深浅，等幻波池再遇时，也好准备。先前青莲峪回时，这妖孽赶来生事，彼时七宝金幢新得到手，不曾用过，只凭叶姑所传绝尊者宝篆，尚想斗他一下，因被师父召回山去，未得施展。自从得宝回来，又蒙师父指教，当面试演，已能运用自如。有此佛门至宝在手，莫非还输与他？师父令我姊妹隐身避道，不与见面，乃是半年以前的意思，今日又是别有原因，加以智公上人传经结缘，开山盛会，不应在当地妄启争杀，故此阻止对敌，将我姊妹召回，并非真个怕他。否则，这次出山，师父早有预示了。这妖孽凶恶猖狂，越不与见，越当我们怕他，似这样闹得我们行动都难自如，岂非笑话？索性遇上，给他一点厉害，纵不能就此除害，也好使这妖孽稍见风色，以后不敢正眼相觑。我们仍由明走，从容上路，妖孽不来相犯，也不故意寻他生事；如若遇上，或他来寻晦气，就说不得了。”英琼

闻言，首先鼓掌称善。

谢婴笑道：“琳妹只顾说得高兴，固然你习宝篆诸法，法力大长，但照你目前功力，寻常妖孽自非你的对手，轩辕师徒却是难操胜算。七宝金幢虽有无上威力，无奈上面十色舍利已飞返西方，容易多伤无辜异类。智公禅师和师父、叶姑均曾再三告诫，不许轻易施为，又岂是一遇妖邪，不论在什么地方，便可冒失取用的么？我也知幻波池必与妖孽相遇，那时我们人在地底，不致伤累别的生灵，又有李老伯父在彼，好些便利之处，一举可以成功，给他一个重创。不比此时撩拨，胜既难必，徒多麻烦，强得多么？”谢琳仍不谓然。癡姑和李英琼，一是受了眇姑之托，想先见识七宝金幢威力；一是天性好胜，疾恶如仇，觉着二女此行必可成功，早晚要与妖人交手，既无可畏，何须掩藏，示敌以怯？就算二女金幢不能妄用，还有牟尼宝珠、紫青双剑和屠龙刀，哪一件都是妖人克星，三人新得的几件法宝，还不在于内。自信无差，同声相劝。轻云却是两可。

谢婴原意，照现在的功候法力，便与轩辕老怪相对，也未必便吃大亏，只是妖人凶狠毒辣，一与为仇，永不休止。自己姊妹在有无相神光护身之下，隐现进退，悉可自如，自无伤害。癡姑等三人如与妖人结下深仇，便多一后患，不胜其扰。如到幻波池再行交手，有李宁在前出面，纵然结仇，也较轻些。再如途中相遇，三人一旦不敌，岂非更糟？

因有先入之见，只想仇敌厉害，所以这等说法。及听癡姑、英琼俱都附和妹子，不愿隐秘行踪，才想起三人同样也非昔比，各人均有极神妙的法宝；再者，三人此次幻波池结仇树敌，必所不免，跟着建立别府，在外行道，也委实怕不了许多。

谢琳知道乃姊心意，是为三人着想，再如坚持隐形，三人必疑轻视，对于良友也非所宜。故意拿话点道：“我不问姊姊愿否，决计明里飞行。就算七宝金幢不能妄用，还有癡姊姊屠龙刀和周、李二妹的双剑一珠呢，蚩尤坟中妖鬼便是榜样，我倒要看看这邪孽能有多少伎俩。”谢婴会意，口风立转，笑道：“我是想早到静琼谷，看看琼妹所说的易姊姊高弟上官红如何可爱，惟恐遇上纠缠，耽延时刻。既是大家都愿明走，我自难违众意。不过这妖孽来势神速，捷如雷电，一出小寒山，我们五人便须把遁光合在一起，随时准备，免有疏失。”癡姑笑道：“自然如此。”随同起身。

五人心意一样，俱算计这等走法，一到雪山必有警兆，非与妖人遇

上不可。虽然忍大师事前不曾警诫，料来可以无事，终是一个罕有的强敌。彼此交情虽极深厚，谁也不愿失闪丢人，俱都暗中准备，存有戒心。飞行入大雪山境，过了青莲峪上空，越发警戒。起初谁都以为，二女少露形迹，妖人便会立即追到，况是明张旗鼓，公然飞驶。途中有一段路并还是在妖窟附近，不知何时变生仓猝，怎么也不会无事。不料平平顺顺飞过大雪山境，途中一个妖人也未见到。一会儿行经妖窟附近，虽然相隔也有二三百里，如以毒手摩什而论，直似跬步之间，说至即至。五人心情由不得又振奋起来。哪知慧眼所到，妖宫楼观已然在望，依旧一点动静没有，五人俱觉奇怪。

谢琳笑道：“我说如何？索性不把他看重，倒没有事。要隐形掩迹，白白落个怕他，岂非冤枉？”癡姑笑道：“也许这妖孽有自知之明，看出贤姊妹法力日高，知难而退吧？”谢璵道：“断无此理。这情形奇怪，连乌头妖妇均未出现，这两妖人不是另有诈谋毒计，便有甚事被人绊住，无暇及此，恰巧这时没有查看我们踪迹，因而错过，也未可知。”英琼道：“前听人说，这妖孽功夫还不算十分到家，飞遁虽极神速，千里外查看仇敌形踪动止，宛如对面，他并无此本领。因轩辕老怪宫中有一异宝，一经如法施为，多老远的敌人动静全可查知。以前窥伺二位姊姊踪迹，大约全仗此宝。休说别处，只要离开老怪妖宫同他自己妖巢，便不能见。我想妖尸连遭挫败之余，自知劫运将临，有力同党凋残殆尽，只此一个好帮手奥援，急难求助，势所必然。这妖孽本来对她迷恋，自然一呼即至。此时我们经过，不来侵袭暗算，多半是到了幻波池，没有那观察敌踪的法宝，所以无法知悉了。”

癡姑道：“琼妹之言，大是有理。这妖孽如与妖尸相合，一则幻波池深居地底，圣姑禁制神妙，近来又在暗助我们，与妖尸作梗，不走出洞，恐不易推算观察；二则这妖孽久已迷恋妖尸，加以妖尸事急求人，必定打点全副精神，施展邪媚之术，使之效命，双方正在情热之际。那毒手摩什虽是邪法高强，极恶穷凶，看他为人好似又骄又愚，好色如命，蠢得可怜。昔日负气而去，心本不舍，今日重叙旧欢，愈发迷恋，惟命是从，死都不顾，哪有心肠再记二位姊姊仇恨？妖尸又受有圣姑法力暗制，只知迷住对方，以便到日效死，助她脱难；或者以为二位姊姊不是我们一起，在这万分紧急的当儿，自不许他出来寻仇多事，别生枝节。据此推断，这妖孽漫说不曾查见，就便看出仇人行踪，也顾不得呢。”五人一

路说笑，居然一路无事，飞到依还岭前。

癡姑心细，遥望岭上山光如沐，花草明秀，幻波池一带也极安静，不见一丝妖气，暗忖：“神雕钢羽时在上空隐形守望，见我们一行回山，理应迎来，怎地未见？虽然妖尸运数将尽，到底神通广大，更有毒手摩什等强敌为辅，途中相遇，自不妨与之一斗，现已回到山中，静琼谷密选妖窟，在未发难以前，还是慎秘些好。”想到这里，忙令众人同隐身形，避开正面，由后山往静琼谷绕去。癡姑等三人见谷中禁制依然，才略放心，一同飞落。方始现形，见只神雕独立洞外崖角之上，偏头向上观听。众弟子一个不在洞外。神雕见众现身，忙迎上来，喜啸了两声。二女见五人均在有无相神光之下，降时神雕竟似有些觉察情景，心方惊赞。洞中诸人已闻雕啸，赶迎出来，纷纷上前礼拜不迭。轻云、英琼见赵燕儿也在其内，好生惊喜欣慰。

彼此匆匆礼叙，同入洞中落座。才知眇姑刚离开此处不久。在此之前，眇姑的一位友人曾经前来，说毒手摩什已受妖尸蛊惑，来此助纣为虐，邪法厉害，吩咐众弟子连同神雕，在癡姑等三人未回以前，不许离谷一步。眇姑和那朋友也在此坐镇。这时，燕儿方脱难出来，元气大伤，吃神雕、袁星接入谷内。眇姑对人似乎温和一些，不似以前冰冷情景。那同行道友只说姓程，未说名字来历，人较眇姑随和得多，眇姑对他似极亲切。直到五人回山前一时辰，方始一同飞去。行时，也未告知众人。二女一问，才知眇姑同来那人，正是青莲峪所见智公禅师门下历劫多生，尚未满难的孽徒。他与眇姑到达静琼谷的时间恰恰是此人在青莲峪末次见到眇姑之后不久。方觉眇姑果是外冷内热，对于癡姑仍是关心，不特法力甚高，机警细密，行事也令人难测。不禁改了初念，渐渐生出好感。跟着英琼又向燕儿询问脱困经过，以及易静何故出而复入，自投罗网。燕儿说，后半易静入伏，自身已然出险，并不得知，只知前半同由北洞逃出情形。

原来女神婴易静自从轻敌孤行，不听众人之劝，初探幻波池受了一点挫折，回谷以后，因身是一行表率，不合贪功轻敌，首次出场便吃亏，素来好胜的天性，越想越愧疚。经此一来，知道妖尸已将圣姑所遗禁制全部运用，以此时自己的法力，决难胜她。可是此仇非报不可，纵然不能独竟全功，至少事前给妖尸一个重创，或将道书法宝盗出一两件，稍微挽回颜面。盘算定后，也没和众人细商熟虑，径携上官红赶回南海玄

龟殿去，向父母求助。易周道法何等高深，早已算出前因后果，知道爱女此行吉凶祸福参半。反正早晚有此一难，此时如若强行阻止，将来和鸩盘婆对敌，也是一样要应验。再者，爱女此时法力大进，已非昔比，固然危害较少，被困仍所不免。前者危害虽多，因妖尸数尽在即，得了圣姑暗助，形势看去险恶，终无大害，还可因此折磨，早悟出许多玄机要旨，于异日修为上颇有补益。权衡轻重，实差不多。爱女性又坚强，必不肯听劝阻。当时听了易静请求的话，不置可否，也没允借法宝。老夫妻对上官红倒极奖勉，各赐一件法宝为见面礼。易静也该有这场魔难，那么修炼多年得有师门真传的人，竟会妄动贪嗔，按捺不住怒火。一见父母不以为然，不敢多说，负气欲走。后被林明淑、林芳淑两庶母再三劝住，勉强留易静师徒住了些日。嗣因易静固执成见，并在岛上把昔年炼未完功的金刚神砂，仗着林氏姊妹协力相助，炼成一件具有极大威力之宝。屡动归思，急欲回去。乃母杨姑婆终是心疼爱女，勉徇其请，赐了一件专御五遁之宝元象圈，同时又代向易周求说。行时，易周才取出一封柬帖，说：“我本不想管此事，因你万里远来，渴望相助，心意已决，不能不稍指示。既然事在必行，此时却正是时机。”随指示了一些机宜，命其直飞静琼谷，到后照这柬帖行事。

易静师徒领命起身，到了幻波池，便照乃父所指阵图方位，破了中洞戊土。再用乃父传授和灵符，以伪代真，急赴东洞。由上官红运用木遁立功，以木制木，减去东洞乙木灵效，以为后来的人开路。跟着，送出上官红，自往北洞下层灵泉发源的全洞命脉之地。到后，首先把赵燕儿救出险地。因此时总图未得，尚难一同脱身，池中禁制变化又多，埋伏重重，置身其中，如在刀圈火窟以内，休说妄动法物，便被妖尸警觉，发动禁制，也是难当。既要救人，防御池中原有阻力侵害，更要防妖尸警觉，事关未来破阵除妖，尤为重大。易静功力虽深，久了也自不耐。所幸北方正位上有一小洞，恰可容身，只要有法宝防护，便可不致受害；不似池中，看似平静，实则变化相生，具有无边奥妙，道心稍不坚定，随念动处，立有灾害袭来，防不胜防。就这样，仗着乃父预示，得知底细，水中阻碍仍多，寸步难行。一鉴方塘，无殊沧海，仍费了许多心力，才带了赵燕儿藏入洞内。同时用代形法，幻出一个假燕儿禁在原处，愚弄妖尸，以防察觉。

等诸事停当，圣姑忽显灵异，在对岸上现出一片玉壁。易静识见灵